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七回 滅口供只為一萬銀

黃直安心要灌武舉，等三更天好下手，要他性命，故此連三連三地讓。武舉只當好意，杯杯淨，盞盞乾。此時酒有八分了，忽然聽外面鑼打兩棒，黃直說：「瓶中酒也不多了，咱二人喝了，好睡覺。」舉人說：「禁公哥，我的酒也夠了，不能再飲了。」黃直說：「不多了，咱們喝了罷！」說罷，拿壺斟酒，遞與武舉。舉人無奈，接過來飲下。黃直雖說也喝，他可偷點成色。登時，把舉人灌得前仰後合，身形亂晃，口內說：「可夠了！」黃直閃目觀看，果然醉了。黃直暗說：「等我去取收拾他的東西！」想罷，酒壺、酒盅、筷子拿過，又走到外間屋，將沙子口袋、毛頭紙、一碗涼水，預備齊全，專等三鼓。坐在屋內牀上說：「李爺吃煙不吃？」武舉閉目合睛，抬頭說：「我不吃，咱們歇著。」正然說著，忽聽外面交了三鼓。鎖頭聞聽，暗說：「時候到了！」這才帶笑假意望舉人講話。黃直假意來講話：「叫聲李爺你是聽：此地清靜倒安寧，我將爺上放此處，為的是，清靜安然今夜中。說不得還得把刑上，萬一查監了不成！」武舉聞聽將頭點：「禁公只管來上刑！在下焉敢來抱怨？此是官規必得行。」黃直點頭說：「正是，李爺言詞果高明！」言罷先就上手肘，他用手，放倒舉人他的身形。武舉躺在板牀上，黃直拿鎖不消停。脖項一條，接在鐵圈上面存。當頭一條牀上拴定，腳上一條多緊固，要想動身萬不能。諸事已畢燈剔亮，這黃直，眼望舉人把話云：「叫聲武舉聽我講：我就是，為人不作暗事情，今夜邀你來飲酒，特意給你來送行！」舉人聞聽也講話：「禁公哥，送我哪邊快言明？」黃直聞聽開言叫：「武舉留神你是聽：我今正在監中坐，州官叫我進衙中，我不知叫我有何事，跟隨來人進二廳。州官賞我銀十兩，卻望在下把話明。他說是：『本州與武舉有仇恨，傳你來，今夜要他的命殘生！』叫我把，毛頭紙蒙在你臉上，沙子口袋壓在胸。將你治死在監內，明日好去遞病呈。」

依我說，省得監中長受罪，早死早滅去脫生。你死之後休怨我，這是那，本官之言敢不聽？」武舉聞言這些話，嚇得他，立刻酒醒有對成。登時之間黃了臉，二目好似兩盞燈。身子要想爬將起，被鎖拉著動不能！武舉正然著急處，又見禁子轉身形。登時拿過那水碗，毛頭紙在手中擊。邁步轉身將牀上，惡狠狠，坐在旁邊把話云。

鎖頭黃直坐在旁邊，瞅著武舉點頭，說：「你不用動了，起不來了！依我說，你竟好好的受死罷！」武舉聞聽，說：「依你說，我是死定了？我有一件事，想求禁公容我一個更次功夫，我提念提家鄉，思想思想故土，死也眼閉。」黃直點頭，說：「這倒使得。我念你無辜遭屈，也罷，容你思想。你只聽天交四鼓，就是時候到了！」說罷，坐在旁邊，不表。

且說武舉心中，猶如刀紮一樣，不覺暗叫：「李國瑞！」

李國瑞，造定今生遭磨難，偏遇賊官害殘生。賞與銀子將命喪，想在匣牀動不能。眼前不久將命喪，你叫他如何不怕驚？心似潑油一般樣，肺如刀攪一般同。復又想起家中事，一家四口喪殘生！也不知何人來殺死？冤仇不報死不必雲！我今又逢無常到，真可歎，一家白白喪殘生！家丁李忠不知曉，焉知我今赴幽冥！豈不知，李門造下什麼罪？今生遭逢這事情！此冤此仇何日報？依我想來報不能！恨只恨貪官心太狠，一心要我命殘生。我李某與你有何恨？下此毒心這般行！你不過，要借紋銀一萬兩，我是不應你動無名。囑盜拉出我李國瑞，安心必要我殘生。李某死去不饒放，將你活捉到幽冥。閻君殿上去講論，誰是誰非誰不公？大叫一聲「天絕我，我的殘生活不成！」

武舉大叫一聲，說：「老天絕我！」

列公，人到了至急之處，就像一家子人全在面前一樣，你叫他歎也不歎？

武舉急得渾身汗，體似篩糠一樣同。眼前活像親人到，一家老幼在房中。舉人不怕刀刺膽，心似油潑箭射同！復又側耳聽詳細，只怕外面交四更。若是監中打四鼓，我命立刻喪殘生。兩眼急得鉢頭大，直瞅桌上那殘燈。正是舉人心害怕，忽聽梆鈴交四更，國瑞聞聽真魂冒：「我的殘生活不成！」

武舉心中思想害怕，忽聽外面交了四鼓，國瑞說：「可不好了！」正自說著，又見禁子站起身形來，說：「李大爺，不用思念了，時候到了。」言罷，轉身將沙子口袋拿來，放在牀上，翻身上牀，他就騎上，在武舉小肚子上。武舉一見，真魂皆散！

口中央及說：「禁公爺爺，你再容我問幾句話兒。」禁子說：「說也無益。你竟是臨死打哈欠——枉自張口，白勞氣力！」武舉說：「禁公爺爺，你不過為著白銀十兩，你下此毒手。你若救我，官事完了，出了監，我將家產給禁公爺爺一半。若有一句虛假，過往的神靈他也不容！」黃直說：「你好胡塗！方才我說過，這不與我相干，這是州官太爺和你有仇，叫我害你。我來救你，誰來救我？再者，你說有銀子，誰敢貪賊？別鬧了！有銀子，先前打點，也無這事情了！」這舉人說：「禁公爺爺，我求你轉稟州官太爺：我情願拿銀子買命，要多少我給多少！如何？」黃直說：「這會子不中用！正月十五日貼門神——晚了半個月咧！我告訴實話罷：不然州官也不叫我害你，只因新官大人來了，姓劉，他是奉旨察河，從此路過，住在三聖廟內。」

這劉大人愛管閒事。這如今乾隆主子口降密旨：『一路察看地方府州縣之官，好歹查明奏朕。』因此他白晝來到州衙，查對倉庫、案卷，一應全都過目，並無斑駁。末首尾，看見李爺你這一案，劉大人盤問，州尊只說內有隱情。正自問，忽有你家李忠前來告狀，就是你家四口被人殺了，他要救你。劉大人接狀，因看天晚，於明日早，劉太爺就要審此案。恐你供出州尊借銀之事，那還了得！故將你害死，到天明遞一張病呈，說你監斃而死。劉大人來審，無活口，可就不怕事了。你想，這也是救得的？」李武舉聞聽，說：「死定了！可憐，可憐！可歎，可歎！」將眼一閉。黃直用手將碗內涼水含了一口，照著武舉面上噴了一口，噴得個武舉倒抽噎氣，這才動手。

禁子噴了一口水，噴得個武舉膽戰驚。雙睛一閉只等死，也不哈來也不哼。禁子復又來動手，手上又把紙一層，鋪在武舉他面上，他又噴水不消停。水上又把紙來蓋，噴了一層又一層。一連蓋了三層紙，李武舉，要想出氣萬不能！登時噴得臉都紫，身子想動萬不能！急得腳把牀來打，「咕咚咕咚」震耳鳴。黃直一見不怠慢，腿上又接一條繩。

黃直不敢怠慢，腿上又加了一條繩子。且說武舉被禁子騎在小肚子上，臉蒙毛頭紙，憋得氣不能出，臉都憋紫咧！用舌尖往上一拱，拱有酒杯大的三個窟窿，他這口氣才往外，將破紙吹起有半尺多高。黃直一見，說：「有音兒咧！你賣過糖人兒，不然你怎麼這麼大氣呢！我給你哄上這個，我看你還怎麼樣吹法！」說罷，欠起身來將沙子口袋拿在手內，說：「李爺，不用吹了，有了知根的了。我可看你還吹嗎？言罷，將沙子口袋拿起，只聽武舉叫聲：黃爺救我！恩有重報，義不敢忘呀。爺爺！」禁子那裡肯聽？立刻動手。

這禁子復又來動手，沙子口袋手中擊。照著武舉臉上放，口內說：「你想想吹萬不能！」他卻復又用手按，憋得武舉氣上湧。胸坎高有三四寸，手臉憋得紫又青。禁子還恐不能死，用手按住不錯睛。遲有半個多時候，武舉並不動身形。禁子一見將頭點：「你可死了活不成！這是你前世該如此，今晚這樣喪殘生。」黃直說罷將牀下，「哎喲不好！」眼前一樁岔事情！